著书人说

叶兆言：《刻骨铭心》是“拯救之作”

叶兆言在青岛天一书房举办讲座 （陈青 摄）

记者 **陈青**

“今天的写作是对以往写作的拯救。”日前，著名作家叶兆言携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现身青岛天一书房为读者举办讲座，同时还举行了“秦淮三部曲”作品首发式。

20世纪80年代，叶兆言和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数百万字，在他身上还有“新写实”“新历史”这样的写作标签。

新作《刻骨铭心》描摹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风云变化以及裂变时代的痛与爱，初稿2017年首发于《钟山》杂志。此后，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润饰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约1万字，书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情状，体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它与同以南京为背景的《很久以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合称为“秦淮三部曲”。不久前，《刻骨铭心》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该书被誉为叶兆言三部曲中的扛鼎之作。

“我最大的幸运其实是很喜欢写，而且一直沉溺在写作中。”即便是讲座的当天早上，叶兆言还坚持6点钟坐下来写了2000字，“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

叶兆言享受写作所带来的乐趣，他不停写作不停尝试，《刻骨铭心》开头就用了四种叙事手法，为的是证明好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创作的自由。他在第一章《哈萨克斯坦》中写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一个女孩，说的是人类有可能面临无性的痛苦；第二个讲一个人在突然失去语言后无法表达的痛。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和后面的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叶兆言说：“很多人跟我探讨小说的第一章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觉得现代小说是开放性的，可以有很多种开头。我给了读者一道选择题，这是趣味性的尝试。”

叶兆言认为，作家都在思考怎么写得不一样，写作就是去做不可能的事。作家不仅要考虑写什么，同时还要考虑怎么写？“从我个人来说，写作不是教育读者，而是启发或者唤起读者自己的认识。一个读者觉得这本书好，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写得好，更是因为读者的修养、阅读经验使他具备了阅读能力。很多时候，阅读是一种审美需要。就像有人喜欢京戏，他喜欢而且需要走进剧场去感受。”叶兆言说，写作也是这样，“作家写作是开放的，读者阅读更是开放的。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阅读是翻阅性的，这就要求小说不仅开头要精彩，中间所有的段落章节也应该精彩，好的小说经得起读者从任何一个地方翻阅。”

《刻骨铭心》虽有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重点不在于写历史，而是写“人”，写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那时的南京处于风口浪尖上，各种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主人公绍彭更是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书中大历史的皱褶与小人物的悲欢均清晰可见，民国的时代气息在小说里流淌。

叶兆言一直反对一个作家是地方主义者，“我生活在南京，写作需要一个空间，需要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过，“文学是世界性的，它可以有地方特色，但一个作家的作品不应该是土特产。我一直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的。”

不能否认，叶兆言对南京历史非常熟悉。他说人生有两件事——阅读和写作，“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就像很多男孩喜欢打球、打游戏一样，我喜欢背历史里的皇帝，没有功利目的。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只是要求我们到图书馆去看书，所以我在做那些历史功课的时候是无意的。”他的文学观来自父亲，“文史不分家是中国传统，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但《史记》不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吗？一定是的！我们一定会把《史记》中精彩的部分作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讲述。”

叶兆言最近投入到《南京传》的写作之中，作品在网络平台上连载。“有一天，我看了英国人写的《伦敦传》，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由此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南京传》和我以往写的南京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南京传》体现的理念，就是透过南京窗口看中国历史。”

会稽雪与青春史
——评倪田金新作《会稽山的雪》

宁波 书香海曙 好书评选 ELEGANT HAISHU

谢文兴

浙江名山会稽山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不少作家以此为背景写下了名篇。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倪田金便是其中之一，他生长于会稽山，大学毕业后又在会稽山腹地的一个小镇工作了七年，会稽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了他创作的源泉。最直接体现倪田金会稽山情愫的是他于2016年出版的《开往会稽山的客车》以及新近推出的《会稽山的雪》。

《开往会稽山的客车》以会稽山为地理坐标，讲述城市梦中的爱情。《会稽山的雪》则以类似于侦探小说的结构，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探求男主人公马宁女朋友的“事实真相”——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喜欢上了会稽山爱写诗的年轻老师，事实真是如此吗？她美丽漂亮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她真正的恋人是谁？她在追寻什么？就故事性而言，《会稽山的雪》并不复杂，它不是那种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会稽山乡村教师马宁大学期间与外语系系花夏晓丹因诗结缘、因诗相知并渐生情愫，但最后有情人并不成眷属，而是天人永隔空余遗恨。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被倪田金叙写得曲径通幽、别有洞天，这得益于小说精巧的结构。据倪田金介绍，小说最初以日记的形式写于20年前，2015年他翻阅旧稿时，心灵之火再度被点燃，于是推翻旧稿，重新写作，采用倒叙的方法，用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追述了雪一般迷人又迷茫的青春往事。在小说中，倪田金综合运用了倒叙、插叙、顺叙、补叙等多种叙述手法及书信、报道、日记等多种文体，使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织却又有条不紊，让一个单纯明晰的故事具有了“嚼劲”和看头。

《会稽山的雪》的独特性还在于它以单纯、明净又颇具诗性的笔触，通过一段爱情以小见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倪田金在叙述上比较求新，在情感上却比较“怀旧”，在“互联网+”快节奏的时代，他执着于在会稽山静寂的溪流与溪滩上打捞流逝的青春记忆，因为会稽山“有世界上最宁静的风景”“有纯真的爱情”。但本书所写内容又不限于会稽山一隅，书中写到的诗歌热、文学创作热、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爱情等内容，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而小说中小到信封、歌曲名，大到邮局、医院、小镇风格、城市面貌、人物的精神气质等同样具有年代感。倪田金写的是爱情，却又不仅仅是几个人的爱情；写的是青春，却又不仅仅是几个人的青春；写的是迷茫，却又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迷茫。倪田金一直在学校工作，先是中学，而后是大学，执教杏坛数十载，对学校生活再熟悉不过。他以学校为载体，以校内校外爱情为主线，展示了一代人青春的迷茫、懵懂、挣扎与奋进，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史。

在小说中，雪这一意象的设置颇具创意，“会稽山的雪”充满了多义性和隐喻性。会稽山晶莹剔透的雪，在主人公心中，时而犹如童话般美丽，带来无限希望；时而又让人感觉烦恼，好像在诱惑主人公“回想那些不愿再回想的往事”。小说中的雪，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既是欢乐的精灵，承载着马宁的欢乐，给予他诸多希望和愿景。又是痛苦的梦魇，成了马宁心中永远无法抹平的痛点，带给他无尽的遗憾。

依托着雪，倪田金为读者搭建了一座会稽山的城堡，创造了一篇会稽山的童话。这篇童话与会稽山有关，与爱情有关，与一代人的青春有关，更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关。

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读《去北地，再去北地》

林 颐

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有句名言：“春天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季节的变化，而是一个事件。”冬天占去了俄罗斯全年的一半多时间，漫长得似乎总也盼不到春暖，这种季节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些特质。

《去北地，再去北地》是陈保平与陈丹燕夫妇联袂书写的俄罗斯游记。陈保平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俄罗斯的特质很熟悉，文章显露出媒体人、出版人惯有的精简和清晰风格。当他游贝加尔湖时，感受到忧伤的氛围；当他站在克里姆林宫时，领略到权力的威压；他在雪下得最浓厚的时候找到了新圣女修道院，体验十字架环绕的宗教主题；他走进皇村的普希金公园，站在诗人握笔沉思的雕像前，深邃的目光穿越悠长的历史……

陈保平也很喜欢爱伦堡。1993年10月至11月，陈保平与陈丹燕携手游俄罗斯，陈保平的行囊里装着五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行旅日记里，陈保平不断提起爱伦堡，爱伦堡赋予他审视俄罗斯的一种独特目光。爱伦堡曾这样记述茨维塔耶娃，“女诗人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陈保平记叙这段时，正在凭吊文人公墓，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僻静的安息之地。这让我想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句：“给肉体以肉体，给精神以精神，给肉体以面包，给精神以信息，给肉体以蠕虫，给精神以叹息，七重荆冠，七重天堂。”隔着山峦重重，隔着时光漫漫，在2018年的江南小城里，我也不由发出了喟叹。俄罗斯的气息曾经无远弗届地笼盖过中国的大地，后来渐渐地消退了，只将一些缥缈游荡的情愫遗存在一些人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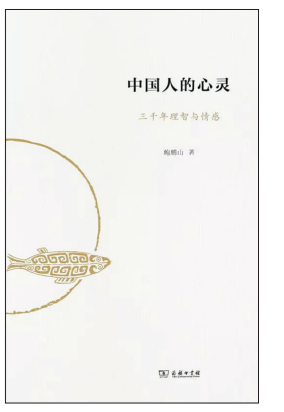
两位作者以日记的形式写下各自的见闻与感想，自说自话，合成一集。这也构成了这部游记很有意思的一点，即面对同样的风景和人物，他们会有怎样不同的描摹与感触。不同于陈保平总是在重返历史、寻找根源，陈丹燕更关注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相比而言，女作者更多一些感性抒情，更多一些实在的关切。

走过莫斯科的地下通道，有一个像豆芽一样沉静的瘦弱女孩，在吹一种木笛子，听上去像俄罗斯的民间曲调。东方列车穿过白桦林，陈丹燕与小男孩瓦尼亚以及他漂亮的妈妈聊天，孩子天真快活地笑着，大人脸上刻着焦虑。女作家伊琳娜是两位作者的导游，陈保平写了她的热情接待，而陈丹燕笔下的伊琳娜更立体。显然女人与女人之间更容易敞开心扉，她们谈及时局、困境、面包、创作，这些话题切入了当时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它们唤起的情感，就像我开头引用的爱伦堡的名句，那也是陈丹燕在文中引用的。俄罗斯人那种近乎绝望的希望，深深烙印在骨子里。

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俄罗斯迅疾地改变着它的面貌。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旅人心里大约也透着微凉。“气氛，有时不是感受于当时，而是渗露于久远的后日。”《去北地，再去北地》的第三部分，是2017年的立陶宛之行，仿佛是1993年那段旅途的回声。在更北之地的清晨苏醒，窗外隐约传来差不多的民谣，然而细加品味，气质约略有些不同了。用文字丈量行经的路程，就算一样的路，再走一遍，总也有些不同的了。时间转动，历史翻页。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荐 书

《中国人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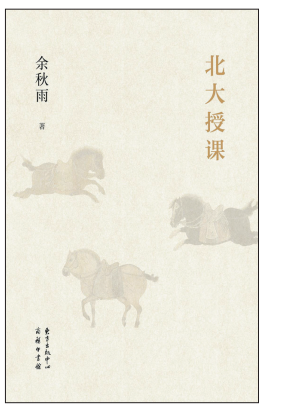
作者	鲍鹏山
出版	商务印书馆
日期	2018年6月

本书作者为著名文史学家鲍鹏山先生，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教学及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了10多部相关著作。鲍先生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等大型系列讲座，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多年来，他埋首典籍，分类考证各种学说，充分吸收中外学术研究的有益成果，以此创作的《中国人的心灵》具有通达视野，值得一读。

文学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生活紧密联系，并成为思想与情感的重要媒介。《中国人的心灵》作为《中国文学史品读》的修订本，以50余篇文学作品撩开了一个渺远的梦境，向我们展示了趣味盎然的文学世界。鲍鹏山认为：“文学，是人类心灵的避难所。”文学史就是心灵史，文学即人学，承载着“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中国的文学史是否与文明史一样长，我们无法断定，若以《诗经》为起点，再到《红楼梦》的横空出世，中国文学跨越了3000年，数不清的诗词曲赋，表达心灵喜怒哀乐的文学创作从未中断。《中国人的心灵》基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趋向，围绕着世俗与文学两大主题展开论述，其中既有理性的辨析，也不乏作者的感悟。文学是生活的再现，鲍鹏山用他的眼睛寻找并发现了一个个鲜活的灵魂，那些不朽的作品贯穿文学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的理智与情感。铁凝曾感慨：“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

（推荐书友：戴骏华）

《北大授课》



作者	余秋雨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日期	2018年7月

余秋雨曾用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中华文化史”课程。贯穿该门课程始终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课程整理后结集为《北大授课》一书，甫一问世，即轰动海峡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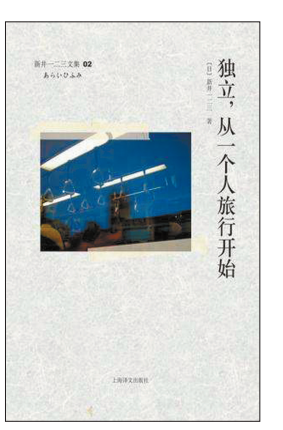
《北大授课》一书保留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将师生之间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原貌呈现，从中既可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亦能在不同思维的碰撞中感受中华文化绵延新生的魅力。主体部分之前，还收录了学生与余秋雨之间迅如雷电的“闪问”“闪答”，被评论家誉为“高速运动状态下撞击出来的文化哲学”。

《北大授课》中的48堂文化课，堂堂精彩节节走心，它不单是对中国文化史的简单扫描与勾勒，也是余秋雨带领学生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在课堂上，余秋雨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阐述对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名人的看法，在广开言路中兼收并蓄，再给出自己的结论和主张。从而让学生深刻领悟到，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下可形成不同的文化史观，要通过自己深入实际的研究去找出确切的答案。例如，在人们印象中，屈原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可余先生却认为，屈原的死是诗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解脱。

看似简单的课堂，其实是余秋雨精心设置用来发散学生思维、传播研究理念的有效载体。

（推荐书友：朱延嵩）

《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



作者	（日）新井一二三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期	2017年3月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元的坚挺，日本掀起了一场个人旅行热。山口百惠的《好日，启程》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她唱道：“啊，日本某处有人在等待我。好日，启程，为了寻找幸福，曾在母亲背上听过的歌做我的旅伴……”14岁的新井一二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单独旅行。她在开篇《往世界飞跃——中国》中就道出了旅行的本质“在于克服恐惧心，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第一步。”此后的几十年间，从单身到结婚到有孩子，她从未停止过行走的脚步，她说：“能够一个人旅行是独立人格的标志。”

巧的是，新井独自海外旅行的第一站是中国，她第一次在空中看万家灯火的地方是上海，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见证。随着新井的目光，可以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她带我们与“外汇券”“涉外饭店”等记忆中的词汇重逢，她曾经去“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家做客，曾在演员刘利年家吃炸酱面……她无意间记录了那个变革中的中国。1985年春节期间，她走了上海、宁波、绍兴、杭州、福州一线，这是她在中国留学期间的六七次长线旅行之一。其中，关于绍兴的描写挺有意思，“我在绍兴看到路边到处有卖酒的小摊子，马上拿出那只迪士尼暖水瓶买了二两花雕酒，然后边舔边走，不仅身体慢慢暖和起来，而且不知不觉间整个人都醉醺醺的，真是舒服极了。”中国粮票、北京公交车月票、大西北旅行时的火车票……新井将自己收藏的这些物件的照片配在文内，浓重的时代感扑面而来。

对新井来说，生活是不断地出发，也是不断地回归。走在路上，与回到家中，其实都好。她说：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以为自己选择做的事情，其实往往是由特定的时代环境造成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她成了一个资深背包客，也成了一个中文写作者。

（推荐书友：矩形）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